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

（明慧记者周容台湾报导）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五十二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

已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

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



图：六月二十八日，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发布会上。

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大卫·麦塔斯说，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首次器官捐赠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全国一年只有三十七个自愿捐赠。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地，二零零八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

大卫·乔高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

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图：二百人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应邀在“世界管乐年会”系列活动中演出

“天国乐团”世界各地赢赞誉

七月二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

“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词。

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七月一日的加拿大日和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中西观众赞叹。六月二十九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五十多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法轮功团体再度领队。◇

秘鲁大学校长：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更重要

“真善忍国际美展”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理工大学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美展后表示，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震撼和感动。他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他无法容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所有认识的人。◇



【明慧网】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

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二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



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从一九九六年学法轮功至今，我

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与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们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黄玉兰受迫害纪实（图）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下午四时左右，湖北省黄梅县法轮功学员黄玉兰、胡柏荣在聂弄村讲真相，被分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分路镇派出所，遭到警察毒打。

一到派出所，警察便将她二人关进小屋，以洪保华为首的六名警察围住胡柏荣，窗帘拉上后把胡柏荣推倒在地，警察洪保华、陈明用穿皮鞋的脚用力在她身上踩、碾，直痛得胡柏荣钻心地难受。警察洪保华边踩边咬牙切齿地说：“你说我是恶警，我今天就要打死你。”警察们越打越起劲，胡柏荣疼痛难忍，直到最后几乎失去知觉。

黄玉兰看见胡柏荣快被打死，用手想去牵一下她，哪知残忍的洪保华重重一拳打在黄玉兰的眼睛上，她当时差点被打倒，眼球被打得充血，脸、眼圈被打得又青又肿。打完后，洪保华等警察把黄玉兰、胡柏荣拖上警车劫持到黄梅县拘留所继续迫害。

二零零八年邪党奥运会期间，小池镇派出所伙同小池镇低保局以办低保手续为由，诱骗她的身份证（新、老身份证都被骗去），非法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黄玉兰，女，现年 54 岁，家住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新河村。她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多种疾病：胃病、低血压、头痛、贫血、乙肝等疾病。自从她修炼法轮功以后，每天虔诚地拜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坚持炼法轮功五套功法，在极短的时间里，她身体上的疾病不翼而飞，心胸也豁达，简直判若两人。身体康复以后，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她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机器栽赃、诽谤、诬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和炼功者，用谎言欺骗、毒害中国人，并煽动中国人

敌视、仇恨法轮功创始人和炼功者。

在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情况下，黄玉兰决定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申诉辩护权、言论自由权到北京上访，为师父和自己澄清冤情，讨个公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黄玉兰从北京上访回家，（她在小池镇街上开了一家新河旅社，当时她在新河旅社居住）家里人告诉她小池镇派出所警察曾来家非法抄家。此后，小池镇派出所（现公安分局）又来几名警察开车到她家绑架她到小池镇派出所，非法审讯后把她劫持到黄梅县公安局，以警察董仲雄为首再次非法审讯她，并逼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她坚决抵制迫害，警察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她又劫持回小池镇派出所，警察陈明把她娘家、婆家的人都叫去，软硬兼施，再次逼她写“三书”，她仍然没有配合，她认为自己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察只好再次放她回家。

一九九九年十月，黄玉兰再次到北京上访，在江西省九江市火车站被小池镇派出所吕海敖等三名警察把她劫持到黄梅县第二拘留所迫害十五天，第二拘留所敲诈三百多元。

回家后一个月左右，小池镇派出所胡美玲等几名警察到新河旅社诱骗她到小池镇派出所，随即小池镇派出所警察把她劫持到黄梅县第一看守所迫害一个月后，以黄梅县公安局警察董仲雄为首把她劫持到湖北省武汉市沙洋劳教所迫害。

在沙洋劳教所里，狱警们晚上不让她睡觉，白天在烈日下罚站暴晒折磨她，并逼迫她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录像，并逼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奴役劳动一天长达十八个小时。为反迫害，她绝食抵制，狱警们便强行给她灌下不明食物和药物。她在沙洋劳教所被残酷迫害一年后才被放回家。回家后，小池镇派出所警察施行监控卑鄙手段，非法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二零零四年六月，黄玉兰在街上一家店铺里买水龙头，小池镇派出所尤志友等几名警察开车在她买东西的店铺里把她绑架并劫持到黄梅县梅山洗脑班迫害，她被迫害几天后走脱。

二零零五年六月，小池镇派出所尤志友等三名警察到她家非法抄家。当时她三个孩子都在客厅乘凉，警察尤志友在她书桌抽屉翻东西，她在客厅质问警察尤志友：“学法轮功有死罪吗？你们把我丈夫桂训华活活打死，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你们还来骚扰迫害，你们还有人性吗？”



丈夫桂训华
(被江西警察虐杀)

警察们自知理亏，无言以答，灰溜溜的走了。（桂训华的报道见：《湖北桂训华被江西警察虐杀经过（图）》）

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湖北黄梅县警察：董仲雄

小池镇派出所警察：尤志友

分路镇派出所警察：洪保华，手机，13387119918；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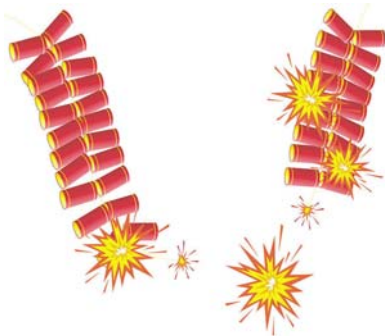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团体褒奖与支持三千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并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买鞭炮 放鞭炮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香港亚视报道了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死亡的消息，不论江××是已经死亡，还是尚在苟延残喘，举国欢庆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倡议全国民众都买鞭炮、放鞭炮，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嫉妒和权欲的驱使下，江××和中共邪党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利用电视、报纸、电台等媒体，疯狂地污蔑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诋毁“真善忍”，并且下达邪恶指令，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这场极其凶残的迫害一直延续到今天，造成至少 342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仅仅是突破中共层层封锁传出来的案例。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和同事受到株连迫害。

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即使遭受残酷的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已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界的褒奖和赞誉。而江××及其同伙则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多个国家起诉。

江××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孽，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除了在人世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在地狱也将永远地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文/飞鸣）◇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 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

从“不残鸟雀”说起



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屠杀殆尽了。更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病才不药而愈。

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曼）◇